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

列傳第三十二

張國維

朱大典

傳 嚴等  
吳邦璿

劉中藻

連邦瑛等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知番禺縣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魏黨陳時政五事進禮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七年授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是冬賊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年方壯一夕鬚髮頓白請於朝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設巡撫以史可法任之安慶之不隸江南自此始也又於蘇松間捍海築塘濬渠通漕民德之入爲兵部

尚書十六年

大清兵入畿內檄趙光抃拒戰螺山師潰言者交詆之逮下獄國維知庫藏空虛首急軍餉乃倡開事例一法殺人行劫皆得輸金贖罪謂己一至江南數百萬可立致帝惑其說會蘇民詣闕乞貸卽宥出召對中左門命以原官馳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都城陷宏光帝立召以原官協理戎政追敘平山東盜李青山功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僉事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以京口爲東輔蕪湖爲西輔京師爲中輔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徐石麒之去位也廷議以國維代之阮大鍼私取中旨用張捷國維知事不可爲遂乞省親歸南都亡起兵鄉里朝魯王於台州奉以監國進少傅加太子太傅

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連復富陽於潛樹木城  
守緣江要害聯合方國安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  
肅樂諸營爲持久計冬十月諸軍禦

王師於錢塘江上大戰十日而罷會隆武帝命給事中劉中  
藻頒詔浙東將吏恇怯監國將避位國維自江上馳還令勿  
宣讀議曰唐魯同宗無親疎之別義兵同舉無先後之分惟  
成功者帝耳若一稱臣則江上諸將須聽命於閩如王之號  
令何上疏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力誓  
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還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  
倫敦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潰散之日  
鳩集爲難一但還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莫及猝然有

變則脣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矣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楚者舉足左右爲功名計哉隆武帝覽疏無如何也尋馬士英請朝監國國維劾其十大罪不許士英乃入方國安軍中阮大鍼亦至構國安使殺閩中犒師僉都御史陸清源奪其餉國維聞之歎曰自我戕毒禍不遠矣監國亦以清源之死慮閩中問罪令國維抽師西禦自是江上之師愈弱丙戌六月諸軍盡潰國安劫監國南行國維振旅追扈而國安已與馬阮謀執監國北降監國乃航海傳命國維遏防四邑以圖再舉國維遂歸東陽俄報義烏破有勸入山觀變者歎曰誤天下者文山壘山也作絕命詩三章有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長傍孝陵墳之句衣冠躍入池中死年五十有二我

朝賜專諡曰忠敏

朱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金華人家世貧賤大典始讀書爲人豪邁好談兵舉萬厯丙辰進士除章邱知縣天啓二年擢兵科給事中客魏假保護功予蔭襲大典抗疏諫出爲福建副使進右參政以憂歸崇禎三年起故官蒞山東尋調天津毛文龍之死也其部將李九成孔有德有時耿仲明毛承祿等據登州叛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礮死五年四月擢大典右僉都御史代之督主客兵數萬分總兵金國奇等爲三路攜三日糧抵新河南岸亂流以濟大敗有德兵圍始解追至登州築長圍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牆三十里而遙東西俱抵海賊不能出十一月李九成出戰降者洩其謀

官軍馘之於陣賊糧絕恃水城可走不降大典命參將王之富祖寬以輕騎奪其水門外護牆賊大懼大典謂賊必入海請伏兵海道邀之朝議未許有德仲明果於六年春先後載子女財帛由海道以降於我

大清遊擊劉良佐復穴城以火藥崩其水門降偽將七十五人自縊投海死者無算賊平進大典兵部右侍郎世蔭錦衣百戶巡撫如故八年正月流賊陷鳳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在任三年累著戰功十三年以救援湖廣功晉左侍郎十四年六月命大典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鎮鳳陽賊袁時中眾數萬橫潁毫間大典率總兵劉良佐等擊破之是時盧

象昇洪承疇皆以忤楊嗣昌受薊訕而大典獨無恙論者頗  
以此啓疑大典有保障功而公私囊橐無所戒爲給事中方  
士亮等所劾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之亂作大典請出家財募  
兵勦寇自効居京口集材官劍客西洋火藥三百餘筒賊圍  
金華大典子萬化募健兒禦之賊平而所募者不散大典自  
京口馳歸知縣徐調元在籍給事中姜應甲與大典有隙閭  
都籍有萬化名乃言大典縱子通賊詔逮治籍其家充餉會  
國變止劉宗周勸其募兵勤王乃率兵三千至南京給事中  
熊汝霖奏充爲事官吏部尚書徐石麒言大典雖貪其人材  
足倚也今湖南殘破可令爲巡撫練士卒具糧糗立功自効  
馬士英覲其賄擬旨切責不得已乃乞援於馬阮始收其兵



入衛召爲兵部左侍郎御史鄭瑜劾其前爲總督時侵贓得旨大典創立軍府士馬豈容枵腹歲餉幾何不必妄訐尋進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上江漕糧軍務用是不能自絕於馬阮矣尋左兵犯闕奉命偕大鍼監黃得功軍禦之加太子太保得功死走杭州路王亦降乃還金華據城固守監國魯王就加東閣大學士金華與閩相近隆武帝之在高牆也大典爲淮撫嘗白其冤屢書招之入閣辭曰錢塘一江扼要吾去則誰司餉餉亡齒寒閩又何恃焉乃就加文華殿大學士封婺安伯督師浙東或勸其子媳先行爲善後計曰吾子媳去則一境無固志是教之叛也爲天下者烏得及其家大鍼搆之方國安稱大典家多財索餉四萬圍攻一月監

國傳旨至再始解散比國安大鉞降言願破金華以自効大  
典殺招撫使與部將吳邦璫何武固守三月監軍御史傅巖  
爲義烏強宗請以子弟兵爲援泣許之夜縋而出國安以大  
礮攻城城中亦以礮應日闐如雷已守者漸疲城西門有新  
築土未堅大鉞識其處礮專攻之城遂崩千萬化巷戰力盡  
見執大典麾其愛妾幼子及萬化妻章氏投井邦璫曰城中  
火藥尚多不可資敵不若焚之爲吾輩死所大典袖火繩示  
之曰此吾意也環坐庫中賓從侍者二十餘人皆焚死同時  
死者同知葉向榮城破投野塘死傅巖還至義烏死都督蔣  
若來力盡自刎死浦江諸生張君正自經於明倫堂死又武  
進人鄭邠館大典家亦死我

朝賜大典通諡烈愍嚴節愍若來忠烈向榮自有傳

吳邦璿字睿玉山陰世家子習孫吳法受知於朱大典魯監國時薦之守金衢官都督同知監國航海或約偕之閩邦璿曰奉命守此而他之吾不知也與大典協守金華至二十日勢不支邦璿曰城中火藥多不可資敵當爲吾輩死所大典曰固吾意也卽環坐武庫中舉火火發作霹靂聲外兵駭而卻走妻傅氏亦投繯死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難被擄掠賊敗南歸隆武帝立以兵科給事中宣諭浙東張國維熊汝霖不奉詔還至金華朱大典客之薦其才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團練獠民時稱能軍閩敗竄入括蒼

山中糾眾復慶元泰順壽甯福安甯德古田羅源七縣請命  
監國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出  
財佐餉士卒樂爲用鄭彩專政心勿善也先是隆武帝殂於  
汀州其總兵官涂登華尚守福甯拒監國命中藻移師攻之  
登華未卽降錢肅樂以書曉之登華遂詣鄭彩降彩使私人  
守之中藻愠不可遂有隙監國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  
聽中藻移駐福安彩反掠其地

大兵乘之攻城中藻善守所殺傷四五百人戊子冬十月我  
軍距城十里下掘壕環樹以柵城中求戰不得明年四月食  
盡中藻知必陷遂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同死者兵科給事中錢肅範肅樂弟也邑

舉人連邦琪繆士垌方德新貢生郭邦雍陳瀚迅幕友甌甯  
呂天貺部將盧某董世上張先皆同日死中藻子思沛時羈  
沛城獄中聞父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或曰思  
沛卽畫網巾先生也肅範另有傳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九終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三十三

孫嘉績

補

熊汝霖

俞元良陳希友

陳希文

錢肅樂

弟肅範肅緒

肅遴肅典從弟光緒

沈宸荃

張肯堂

蘇兆人汝應元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大學士如游孫也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擢職方員外郎進郎中以弗子太監高起潛世蔭被劾下獄獄中從黃道周學易會諸生有疏救道周者帝益怒立移錦衣獄向與往來者皆詭詞以脫嘉績獨直陳不諱坐長繫刑部尙書徐石麒出之戍金陵南渡

起九江僉事未赴而金陵亡時郡邑已降令役民修道嘉績  
葛衣徒步私巡里中諸役皆泣下曰盍逃乎曰逃者死曰役  
死逃亦死獨不念死地求生乎役者曰將安計嘉績曰江東  
事未可知爾等皆壯士歛手就死死無名今鄰邑舉義誠能  
合眾蠶江守則大有功脫不勝猶緩旦夕死況未必然邪眾  
曰唯命於是率所役三百人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徇與  
熊汝霖共治軍分爲兩營嘉績主左汝霖主右時

大兵所至望風下嘉績猝然發難浙東響應乃迎魯王於天  
台諸軍會於江上張國維指嘉績言曰此眞五世相韓之子  
弟也王監國授右僉都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汎瓜里者  
嘉績與汝霖章正宸錢肅樂沈宸荃于潁江上人呼爲六家

軍而嘉績營於瓜里之龍王堂前薦故吏科林時對爲監軍前進士王正中以御史知餘姚縣事又請其募鄉兵以助防守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參軍事章欽臣爲大將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爲火攻營監國加嘉績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欽臣之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旣力陳西渡之策而方國安王之仁不與同心師日老餉日竭御史黃宗羲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嘉績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汝霖亦簡軍中精銳合之得三千人以正中副之定議由海道西渡取海甯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監軍等官敕印詔晉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遂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羲等潛師出潭山會太僕卿陳潛夫軍議取沿海諸



縣向寶卿朱大定平吳將軍陳萬良職方查繼佐等皆來聽命浙西震動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四竄嘉績急還會稽則監國已航海去乃入舟山以觀變時已疽發於背疾篤謂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年四十三丁亥監國復出師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太保賜祭九壇諡忠襄以延齡爲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厯官至戶部尙書補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有聲擢戶科給事中疏陳厯來用將之非及天下督撫得失已而京師戒嚴分守東直門嘗因召對極言將不任戰南北往返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而已何名爲將何名爲督

師帝深然之疏凡二十上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宏光帝立以原官起用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讎處堂未已且爲闕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馬士英銳意起阮大鍼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才草澤中尙不乏人何至擇及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封爵我亦何憚而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與交之內而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

恢復未能卽偏安尙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專在恩  
怨異同勛臣方鎮舌鋒筆鏑是逞近且以匿名揭帖逐舊臣  
以疏遠宗親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厰衛夫厰衛樹威牟  
利小民雞犬無甯日先帝一十七年憂勤惕勵曾無失德止  
有厰衛一節府怨臣民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  
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  
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健卒徒爲寇藉先帝倚任內臣  
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破格擢用文臣而邊陲督撫首  
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前日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  
何以得矣及今不爲將待何時疏奏停俸尋補吏科給事中  
及大鉞起佐兵部復言大鉞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處

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淮南陛辭言朝端議論日新官府揣摩日熟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進詹尹追贓定罪無煩司寇蹊徑疊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置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邪不聽未幾南京亡汝霖偕劉宗周縞素渡江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而潞王定策迎降不納於是東歸宗周絕粒以兵事屬汝霖旣卒之又明日汝霖兵起乃哭於旄前以行閏六月二十五日會軍西陵駐龍王塘列營數十汝霖軍最弱而戰最勇每出必爲大兵所首衝或敗輒再整不少挫魯監國擢右僉都御史加

督師銜十月張國維連江爲陣汝霖與陳潛夫合營進部將  
盧可充史標魏良及從子茂芳先後皆有功凡四戰勝負相  
當而魏良陣歿先是汝霖以江面仰攻不易議從間道入內  
地爲攻心策會海甯查繼坤繼佐兄弟至爲言臨平陳萬良  
之勇汝霖請於監國以書幣招之至授萬良平吳將軍適平  
湖馬萬方亦至遂令西渡復遣部將徐明發以兵策應明發  
往而萬良方受

大兵困援之免於是西行殺臨平務官合軍劄五杭敗嘉湖  
道佟國器兵焚其舟集海甯父老豪傑激揚忠義灑淚誓眾  
聞者莫不感動集拜轅門者且萬人列行伍分汛地以本邑  
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是浙西吳中響應一

時號爲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聞中詔使劉中藻至議開讀禮汝霖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耳若我兵能復杭城主上卽膺大號已是有名若其不能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功之所在誰敢與爭此時而議迎詔未晚也張國維亦持此議於是人心始定十二月朔國維命將西渡以所部應之分流劄營

大兵不出二十四日議分道出戰方國安敗走汝霖與陳潛夫王之仁血戰下流相持久之而諸軍氣已自沮汝霖憤甚因乞師於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裴尙夷仍與萬良合軍出稍有斬獲乃請封萬良爲平吳伯以吳易爲總督朱大定

錢重爲監軍大定至請期且云嘉善長興吳江宜興間皆密有成約瑞昌王在廣德亦引領望汝霖因是請由海甯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爲犄角踞浙西肩背萬良言但得兵三千餉半月即可有成顧汝霖軍實不滿千餉又減給他營足兵食者咸坐視莫之應惟孫嘉績遣餘姚知縣王正中獨進乍浦不克還萬良三疏請行乃力爲措餉又無舟由陸路冒矢石以進幾克德清內應之民兵潰部將徐龍達死之及吳易領軍來會則汝霖兵以無繼已渡江返萬良入山自保請兵急援鵬翼尙爽暨開遠伯吳凱皆毅然請行萬良尋亦敗死汝霖軍遂不振丙戌六月朔江防潰從監國航海入閩晉東閣大學士時國

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  
汝霖票擬恆右瑞彩積恨已深會義興伯鄭遵謙與彩爭洋  
船守將李茂又與汝霖奴有隙元夕熊鄭兩家相問遺茂卽  
以合謀告變彩遣兵潛害汝霖併其幼子琦官投海中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俞元良字綏穀海甯人崇禎進士浙東旣奉魯王監國熊汝  
霖獨以數百人渡海襲海甯士民迎者萬計汝霖欲擇一人  
爲主兵縉紳多首鼠持論者元良慨然曰事豈公一人事哉  
元良敢獨後遂任守城尋敗歿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陳希文希友福州人蓋兄弟也以兵科給事中從魯監國航



海戊子正月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眾莫敢言希友揭參彩  
逆惡先是希文知不爲彩所容祝髮去官以母病留舟山聞  
汝霖死絕食哭數日弔以詩曰數載風濤絕溯遊驚聞砥柱  
折中流半肩日月魂猶在九族衣冠夢入泗沙掩殘軀潮作  
淚靈招窮嶼水爲愁何時破浪乘風去灑血橫戈易水頭同  
時科臣熊曰繪卽正畿檢討崔相推官陳豸均以汝霖死棄  
官去

錢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鄞縣人幼穎異讀書過目  
不忘成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州瀕海而富貴族豪奴與  
黠吏相緣爲奸有殺人而焚其屍者肅樂痛懲之皆斂跡又  
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至階下予大杖久之杖者

少有母訴其子者請置之死乃重責之而謂其母曰汝止此子殺之則將以他人爲子邪或未必勝所生汝且悔有兄弟訟者曰爾以小忿傷天性吾一人撻則爾終身怨矣爾三日思再就案乃皆悔推官周之夔與張溥張采相惡以太倉折色思牽連起黨禍憚肅樂終不敢發難常欲行義倉法庚辰歲稔言於長官令民畝輸米升得數萬石明年旱蝗賴以濟素病咯血禱雨走烈日中幾殆嘗攝崑山令事方大旱民揭竿圍知府朱大受第而州中亦告變遂急集兵禽其渠誅之而嚴飭上戶之閉糴者不三日兩地皆安堵其攝崇明也以濱海多盜練鄉兵擊斬其魁洋面以靖先後在太倉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乙酉六月杭州不守甯波官吏

已迎降肅樂慟哭絕粒以死誓會鄞有諸生董志甯陸宇燭  
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號六狂生者首倡義徧謁諸鄉  
老莫之應聞肅樂至挽之入城以十二日大集紳士於城隍  
廟開陳大義降吏故同知朱之葵新命晉級治府事偕通判  
孔聞語亦馳至諸紳議未定多降階迎肅樂拂衣起遽碎其  
刺觀者數千人驩聲動地布衣戴爾惠呼曰何不竟奉錢公  
起事擁之人巡按署俄而海防道二營兵城守兵皆不戒而  
至請受約束肅樂遂封府庫收符鑰以墨綬視師遣諸生倪  
懋熹以書勸定海總兵王之仁來歸之仁遂拒降臣謝三賓  
之請而締盟共城守十八日遣舉人張煌言赴台州表迎魯  
王監國會餘姚紹興亦舉兵王乃至紹興行監國事畫江防

守途中加太僕寺少卿二十八日再奉箋勸進晉右僉都御史四疏固辭請以原銜視事其諸弟姪授爵者并辭之且言爵賞宜慎不可蹈赧王覆轍當是時浙西諸郡縣並起義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與浙東首尾相應惟杭州孤懸肅樂請由海道作窺吳計不聽未幾分地分餉之議起肅樂所領兵遂無所取給詳監國本紀屢疏入告不能答但敘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史復疏言臣郡臣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略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竝出臣下而臣翻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擒囚臣以未取杭不欲爲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

臣少見史冊所載冒榮苟祿惡之若讎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監國不許隆武帝立閩中詔至張國維熊汝霖主不奉詔朱大典與肅樂議以大敵在前未可先讎同姓宜權稱皇太姪報命若我師渡江向金陵則大號非閩人所能奪於是議大不合方王輩忌之遂言肅樂初不受副都之命爲懷二心於閩也不得已鬱鬱受官而餉仍不至旋以奄人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需因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由是諸藩內臣交惡之隨事中梗兵至斷餉四十日行乞於塗徒以肅樂忠義感激相依不散卒無叛者疏凡數十上略曰國有十亡而無一

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賢人肥遯不肖  
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甚鉅贈諡蔭卹未協輿情  
敕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畹倚強權侂人主三  
也諸臣以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爲不必幾於防口四也  
新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朝章甲令委諸草莽五也反覆小  
人借推戴以呈身闖葺下流冒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  
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而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  
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褻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迴  
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強半南中故臣鴟鳥怪聲轉  
徙可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今  
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千百以水死涵潮衝入西成失望以

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戰死文武衙門票取牌索  
一日數至以供應死澤國倚舟爲命今調發旣煩小民皆沈  
舟束手以無藝死入鄉鈔掠雞犬不遺此營未去而彼營又  
來以掠死富室輸金當以義勸而動加機囚有甘心雉經者  
以財死大軍所過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  
織鄉里以爲生涯百毒齊起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  
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髮  
懷懷乎將以不薙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若不早圖變計  
臣不知所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見疏  
恨甚旣謝三賓以重金啖國俊引爲禮部尙書直閣事遂併  
力擠之尋加兵部侍郎辭不受諫言

大清兵將自海道來乃移守瀝海時餉終無所得疏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勢須遣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讎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効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監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蜚語謂將棄軍逃閩先是閩頒詔入浙並賜倡義諸臣勅命加官爵肅樂奉表謝遂爲羣小口實甚有遣客刺之者於是拜表棄軍以行言臣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蹤迹斷不入閩以取殄滅遂之溫州監國得疏大駭知不可留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加吏部尙書兼理戶部事辭之是爲丙戌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初肅樂之解兵也閩使召之以嫌不赴及江上破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



出關不可退入廣東疏陳越中十弊爲戒隆武帝優詔答之  
以右副都御史召未幾閩中亦破與諸弟避至福清展轉文  
石海壇之間米不可得食麥麥不可得食薯薯亦不可得則  
采其枯者屑之拾青莠作薪晝夜涉絕谷足盡裂無已則祝  
髮爲僧漸有從之問學者賴其脩脯以給明年丁亥鄭彩扈  
監國至鷺門來往諸島禡牙舉事六月駐琅江肅樂入覲監  
國大喜時從亡諸臣在側者熊汝霖馬思理孫延齡思理位  
汝霖上同直閣延齡卽嘉績子年尙少彩自署兵部及肅樂  
至推以自代肅樂泣陳無功請以侍郎行部事不許因疏言  
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  
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

大帥往往揜敗爲功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  
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  
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  
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但願諸  
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爲朝廷羞可  
乎敘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  
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  
病在不歸於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爲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閩  
安蕩湖諸鎮此建國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  
爲殿後合而爲一弗令異同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  
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

委任建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往停止一切封拜懸一印令於眾曰有能爲建國所挑之兵爲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或謂各藩私兵安肯令挑卽令各藩自挑敢死善戰之士各爲一營各懸一印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可邪否邪監國以爲然於是兵威頓振連下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翥御史林奎皆起兵以應金聲桓部將郭天才以所部援閩亦來降遂圍福州故太僕卿劉沂春廣東糧道吳鍾巒時皆隱匿疏乞召用得旨以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通政使二人猶不起肅樂貽以書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蓂裳司徒女

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讎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始翻然就道由是閩中遺臣無不出矣福州之敗請卹宗臣統鎔諸將葉儀等監國之初至閩也招討朱成功修浙中頒詔之怨待以寓公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肅樂奏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厯海上遂有二朔肅樂嘗與成功書獎其忠義勉以恢復故成功不爲忤監國始愧歎知前此江上之謗非有貳也戊子監國次閩安肅樂請立史官紀事尋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四疏力辭不許乃與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時鄭彩恣橫連害熊汝霖鄭遵謙逆節大著肅樂每日繫牯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其中接見賓客封進後則牽船別去彩初與肅樂頗相睦自汝霖死并疑之先是隆武

帝殂其將總兵官涂登華尙守福甯督輔劉中藻移兵攻之登華欲降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曉之以書曰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海上文陸並在舟中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守義力已盡也以言乎保身策未善也據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何計之左邪登華遂詣鄭彩降彩使私人守之中藻愠不可彩翻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彩使人刺得之恨甚以爲樹外援圖己朝見之次輒故誦書中語肅樂向有血疾至是憂憤交至而彩自知爲同列所惡不復協力逍遙海上連江失守肅樂聞之以頭觸枕祈死血疾大動因絕粒監國賜藥亦不肯進六月五日卒於琅江年四

十三計聞監國震悼輟朝三日親製文賜祭九壇贈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肅樂少時嘗夢日墮其手扶之稍稍上終不支漸小漸晦心異之竟以盡瘁卒遺命以部郎章服殮子兆恭蔭尙寶丞弟御史肅圖檢討肅範挈之依劉中藻於福安城陷肅範死之肅圖以兆恭走舟山庚寅六月兆恭亦卒又七年弟推官肅典死又一年弟職方肅遴死外舅董光遠嘗參幕府事肅樂家被籍自破其家爲輸餉旣聞入海自經死鄞多忠義士而錢氏父子兄弟翁婿并死海上旅櫬飄泊尤可感肅樂歿後六年故相葉向高孫進晟海甯職方姚翼明爲乞地黃蘗山僧隆琦而葬焉著有正氣堂集越中集南

征集亂後多不存諸弟惟肅範肅遴肅典肅繡從弟光繡最著並附傳焉

肅範字錫九肅樂之第五弟也受經於兄允工書肅樂起兵諸弟之從軍者監國並授監紀肅樂辭不受江防潰偕之浮海而南時監國從臣缺略詒敕文字多出肅範手已肅樂請置史官紀起居大學士馬思理請以肅範爲之授檢討肅樂歿後諸子弟或之瑞安或之舟山未去者亦避地秦川長水之間遵遺命也而肅範與第四兄御史肅圖獨徘徊未去或問之曰行者全宗止者報國不相背也大學士劉中藻遣人來迎親友以

王師已定閩地福安必不保勸肅範毋往不聽竟偕肅圖挈

肅樂子兆恭赴約中藻奏兼兵科給事中未幾長圍四合助中藻城守凡六閱月戰屢勝

王師乃不復傅城築柵以守之肅圖先時出城募兵縋使入問肅範復書曰吾兵猶利足以一戰但枵腹枕戈勢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爲歲南向望草飛塵起謂此援兵來也聞風聲鶴唳謂此援兵來也而卒寂然吾惟以一死待之而已城陷望百辟山歎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投繯未絕被執不屈死僕張貴殉焉肅圖復挈兆恭走舟山無何兆恭亦卒肅圖還里幾三十年始舉一子以爲肅樂後名之曰濬恭又數年有遊僧至鄞冒稱肅範叩之語不符乃遁而焦甲者在圍城中親見肅範死狀甚悉濬恭乃行招魂禮以葬焉



肅遴字兼三肅樂第七弟肅典字叶虞第九弟也甲午張煌言以定西侯張名振軍入長江二人間道赴之煌言倒屣迎曰段文鸞邪江子四邪尊兄爲不死矣師退肅遴歸乙未復至海上時復潛行中土結內應丙申

大兵再下滬洲二人先驅入海以告中途爲追兵所執肅典死焉時同祖兄弟有通籍我

朝者恐肅遴出入焦原爲家門累頗相齟齬無已復挈眷之崑山思得間爲入海計己亥煌言再入長江又從之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間怏怏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不絕死年僅三十也

肅繡字文卿肅樂第八弟世稱之爲錢八將軍錢氏以簪纓

禮樂著肅繡獨能射虎命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  
天振纓意氣橫舉肅樂起兵其同產弟之從軍者四從子一  
又族弟二曰肅文肅度忽於眾中見肅繡仗策請自效以其  
年少恃勇恐至蹉跌遇之不許列名乃變姓名注籍諸將幕  
下肅樂誓師始見之駭曰汝必欲隨征邪江上出戰爲先鋒  
浮白大呼挺矛直前營中利刃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一手  
格鬪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還營一軍皆大驚而意氣自  
若若無傷其時肅樂軍中多魁士如都督江漢王征南某皆  
百夫之特而肅繡以兄弟尤勤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  
顧肅樂時時憤諸營濫邀爵賞爲偏裨樹恩澤故肅繡在行  
間積功多而官止參將事敗後窮老桑麻間掩關不輕出而

日飲亦就減無何鬱鬱死

光緒字聖月號蟄菴肅樂從弟少負異才既盡交浙西江左諸名士而四方豪傑遊江浙者因得盡交之故年甫冠而時譽甚重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可法請急引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艘勿齎盜糧可法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宏光時累言於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爲憂陳潛夫按河南檄光緒知舞陽縣以親老辭乙酉夏六月肅樂舉兵江上光緒獨居硤石竟不赴吳中起義硤中人舉兵應之光緒亦不豫蓋逆知事之不可爲也既肅樂被籍光緒欲爲紓難往見招撫嚴我公嚴因召以贊畫且薦之修玉牒因辭絕焉肅樂旣殉光緒操文致祭悽感行路從兄肅凱向有

隙以江甯推官罹刑懼家門不保託以幼子竟力任之時吳越諸野老多以不仕養高而牧守下謁仍不廢因作長謠諷之云昔日夷齊以餓死今日夷齊以飽死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枵腹死今日聞者惕然平居蘊藉性成困阨不少減丙戌以後生平師友所在有山陽之痛乃頽然自放以佞佛晦之別署號曰寒灰道人而情所不禁呈露本色輒又旦旦啖黿羹炙牛心飲醇酒不置久之感懷家國憔悴竟成心疾以自裁死

沈宸荃號彤菴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宏光時擢山西道御史疏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躁以安

臣分皆切時病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日深儀  
文興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譽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  
事阽危也餉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歲計已需二  
百四十餘萬江楚藩鎮督撫各標京營京口浦口各鎮其所  
需又豈淮徐比哉卽小民賣男鬻女有司敲骨剝髓亦不能  
足非陛下臥薪嘗膽時邪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  
淪爲異域今西北風塵尙有東南託足倘東南復起烽火則  
將稅駕何方觸目心悲又何暇計及服御儀文之間乎又言  
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王永吉失機之將先帝  
拔爲總督貸其罪隆其任恩亦渥矣乃擁兵近甸不救國危  
奉身先竄縉彥以部曹驟典中樞乃不念先帝特達之知而

率先從賊視息偷生此二人者卽加以赤誅亦不爲過陛下  
以封疆故屈法用之自宜奮力圖功洗滌前恥而逡巡觀望  
逗遛淮海間至今未聞荷戈先驅也死何以見先帝生何以  
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不容赦至都城旣陷先  
帝賓天守土臣皆宜礪兵秣馬俟新君復讎賊塵未揚顧先  
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魯化龍  
等尙可容假臥家園乎疏入命俱逮治冬至日郊天中旨改  
期宸荃引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  
之必不可緩不聽俄又陳禦敵實策下所司議是時朝政大  
亂宸荃獨持正羣小恨之掌道張孫振尤甚明年以年例出  
爲蘇松兵備僉事宸荃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云公以

千金贄省中可得也宸荃曰吾豈賄進哉已復云不須金矣  
貴陽方收人望稱門下士可也曰埽門求仕吾亦恥之至是  
吏復以千金要之言部疏上從否惟內閣得以轉移或又轉  
以告宸荃曰誠如吏言我將爲吏用矣南都亡舉兵邑中魯  
監國擢爲僉都御史從至閩晉工部尙書戊子冬與劉沂春  
並進東閣大學士從之舟山壬辰又從之泛海抵中左所及  
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當宸荃從亡時其  
父家居當事者每齟齬之父亦強直莫能加害宸荃思其親  
輒吟詩慟哭聞者憐之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張肯堂字載甯號鯤洲松江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知潯縣

弭盜安民大著聲績崇禎七年擢御史流賊陷鳳陽皇陵震  
驚疏劾閣臣條上滅賊方略尋出按福建時巡撫沈猶龍亦  
松產同心勦撫寇氛少戢還朝掌河南道條奏時事帝多嘉  
納事詳明史十五年遷大理寺丞頃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福建漳南大盜鄭芝龍以授撫官至總兵私招盜五十餘人  
報肯堂請留標下肯堂曰勦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  
降不可具疏入告得嚴旨悉諭斬芝龍以此銜之南都立選  
兵三千入衛璽書褒美時汀漳間有賊數萬出沒剽掠肯堂  
勦撫並用踰年悉平南都亡芝龍弟鴻逵奉唐王至水口驛  
肯堂具啓迎王王復以書言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  
讎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土先生



保障以待中興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會尙書黃道周自浙馳至議奉王監國芝龍意猶豫而以弟鴻逵所迎勉就約秋七月王稱制進兵部尙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面陳恢復大計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逃法所不赦以故上登極詔中卽發其罪士英叩關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爲之請詔令恢復杭州始申雪芝龍益恨旋以曾后參與政事具疏諫后恚肯堂以是見疏時芝龍無意恢復亦惡肯堂日以親征進勸用其私人郭必昌代爲巡撫奪其兵猶以翊戴功晉太子少師令總理留務造器轉餉八月命監臨福京鄉試蓋外之也已而故尙書曾櫻至詔肯堂以冢宰專掌院事而以銓事屬之櫻丙戌正月累疏請

兵詔加少保兼戶工二部尙書總制北征賜尙方劔專理兵馬糧餉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其實皆空言也孫茂滋方家居遣部下汝應元歸省之會吳淞兵起主之者夏允彝陳子龍也應元固雄俊人卽以肯堂命奉茂滋發家財助軍上授應元爲御旗牌總兵官未幾兵敗徐孚遠浮海來茂滋亦與應元至爲言吳淞事雖無濟而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者可一呼集遂上水師合戰之議請上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吳淞招諸軍爲犄角部臣曹學佺力贊之謂微天之幸在此一舉當乘風疾發卽自捐餉一萬速其行肯堂請以太常卿朱永祐及趙玉成徐孚遠參其軍有周之夔者故蘇州推官舊與東林有隙至是起兵於家報國甚勇且熟海

道亦用之以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將後軍詔晉肯堂大學士行有日矣而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將步卒先發必昌受命不出三關一步令肯堂待命島上逾半載朝事不復相聞郵筒亦隔絕六月復下督師之命然軍資器械並餉三萬盡爲芝龍所取於是自募得六千人屯鷺門是秋七月聞上親戎出延平且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而芝龍已降上殂汀州乃痛哭誓不欲生會鶴芝軍至勸之以爲封疆之臣封疆失則死之今公奉使北伐非封疆也不如振旅以爲後圖肯堂因入其軍鶴芝亦以盜起海上至大將然忠順非芝龍比芝龍將降以書招鶴芝計事道與肯堂遇止之不信既知其降已決遂與肯

堂謀出師破海口諸城

大兵勢盛鶴芝度不能抗由閩入浙有周洪益者蕩湖伯阮進部將也劫肯堂於路跟當入舟山總兵黃斌卿留之斌卿無遠略雖外致隆禮而凡所進言皆弗納不得志栽花種竹作寓生居記以見志曰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癡於翁洲候館余參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焉張子葺治之踰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甓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憮然歎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其埒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

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  
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梗枵  
枯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臃腫拳曲之詭  
覆其短以至戴鼈三傾檠曦再戾疆孤撐而羣撼之蚤先登  
而下射之浸假而朝亡之上荆棘生焉余因爲溝斷浸假而  
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因爲梗飄浸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蹈  
焉余因爲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  
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甯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傍  
有圃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楊乎夫旣適然遇  
之則亦適然遇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  
宗逆旅一宿無間焚埽余嘗校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伯夷

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  
蓋視天下無寓非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余將空無生之  
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郿塢將孰  
險孰夷邪彼共榮悴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亦  
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  
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余方以此自期世  
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概也然而感慨係之矣貽書都御  
史黃宗義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  
一羽哉皆爲斌卿擅命不與諸軍協力發也無何張名振奉  
魯監國至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軍興問罪師斌卿戰敗求  
肯堂爲救爲之上章待罪名振等不可斌卿死監國入舟山

拜東閣大學士遂虛所居邸以爲王宮太保沈宸荃以肯堂  
耆德宿望讓爲首揆自以疾請休肯堂獨相進文淵閣加太  
傅張名振之殺王朝先也力解之而不能得國事盡歸名振  
肯堂不得有所豫飛書發使每多所沮終日咄咄至憤恨不  
食然老成持重中外倚之瀚之人有將納女入宮者聞其嘗  
字人上疏諫監國違卻之邸中築雪交亭夾一梅一梨花開  
則兩頭相接歎謂汝應元及門下士蘇兆人曰此吾止水也  
兆人曰公死兆人必不獨生嘗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  
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驀然去披緇普陀寺而兆人  
始終相從居二年辛卯八月

大兵至名振奉監國搗吳淞命肯堂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

萬餘協力堅禦城陷先一夕少保禮部尙書吳鍾巒至與作  
永訣詞因謂家屬曰毋爲人辱比晨集雪交亭蟒玉南向坐  
視其四姬方周姜畢及冢婦沈氏卽茂滋母女孫茂漪並先  
後就縊投水死諸婢僕婦之從死者復十九人呼茂滋曰汝  
不可死然得全與否非吾所能必已甫引纒家人報蘇儀部  
縊廡下亟呼酒往酹之曰君少待我遂復入纒以卒九月二  
日也中軍將林志燦林桂掖茂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  
脫去志燦桂等格鬪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歡皆絕脰  
死茂滋尋被執賴應元與鄞諸生陸宇燦前戶部董德偁等  
救之以免肯堂生平以用世爲學顧未得展其所用論者惜  
之臨難絕命詞曰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愁學圃間難賦



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  
在克艱留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我制府購此手  
蹟一老兵得以獻賞之曰吾不忍沒忠臣非羨金也竟不受  
我

朝賜專諡曰忠穆

蘇兆人字寅侯吳江諸生少爲張肯堂弟子江南失守亡命  
至海上魯監國授中書舍人進禮部主事嘗謂肯堂曰先生  
他日必死國事兆人請先驅比江陰黃毓祺殉節兆人和其  
獄中詩有不改衣冠可爲士誤移頭面卽成魔句時海上諸  
老晨夕聚處惟以一死相期舟山陷兆人書絕命詞於襟上  
曰保髮嚴臣節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乃拜

辭肯堂曰兆人行矣卽縊於雪交亭之右廡我

朝賜通謚曰節愍

汝應元字善長華亭人爲僧後名行誠字無凡張肯堂麾下  
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碩有勇幹善料  
事以貧故且與肯堂爲同里遂服役時年尙未二十肯堂一  
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及巡撫福建應元在幕府最荷委  
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功至都司僉書然尙侍左  
右未分閫也乙酉四月以肯堂命奉孫茂滋同歸松江適南  
都亡考功夏允彝倡義吳淞總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  
下應之薦紳則尙書沈猶龍給事陳子龍中書李待問皆松  
之望也應元遽以便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

與志葵合或駭之曰此大事子何怱怱爲笑曰我公志也於是允彝子龍納袍笏列拜營前曰斯四十年領袖東林之錢尙書所不肯爲而君爲之應元名遂大震未幾師敗仍護茂滋入閩隆武帝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官都督同知己從肯堂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關求援斌卿不納肯堂力爭不應應元曰斌卿意叵測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肯堂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應元亦踴躍欲赴肯堂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離汝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一綫之寄其在君乎他日幸無忘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闊不知所往肯堂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普陀僧入城曰昨有一

偉男子來腰間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薙度麾  
之不去不知何許人其儕輩聞之亟歸告肯堂曰此必吾家  
應元也已而以書來謝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  
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爲僧於普陀號無凡居茶  
山築寶稱菴辛卯舟山破肯堂闔門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  
滋出亡無凡遽入城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  
諸帥欲斬之提督金礪故好佛憐其僧以好語解之曰汝亦  
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不畏死邪無凡曰僧固帶頭來願  
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金曰吾今許汝葬畢來此曰諾乃殮  
肯堂并諸骨爲一大塚瘞之徑詣轅門請囚諸帥咸驚異命  
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旣不得自由密遣人四出訶茂滋聞其

羈鄞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入帥府者爲金礪言無凡精曉  
禪理可語也金喜延與語相得甚驩則乘間爲言茂滋忠臣  
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乞往一視許之求出之不得以合山  
行眾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亦不得會鄞義士陸宇燦等以  
闔門四十餘口保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爲之力請竟得放  
歸華亭後數年茂滋以病卒無凡遂終其身守張太傅墓下  
老死於普陀云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終